

# 明季詞僧釋正岳 及其《豁堂老人詩餘》研究

何 廣 棧

(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, 臺灣省 臺北縣石碇鄉 223)

**提要:**僧人詞之研究,清代以前無人留意及之。人民國後,亦未能引起研詞之士垂注。直至1992年12月,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曾棗莊教授於《中國文史論叢》第五十輯中,發表《論宋僧詞》,斯乃中國詞學研究史上對僧詞探討之權輿作品。曾氏之研究具突破性,意義至為重大,不容忽視。導致繼後攻研宋僧詞者漸多,影響漸廣,研究成績亦絡繹出現。明僧能詞者,據2004年1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《全明詞》統計,凡十五家。而近人趙尊嶽於民國二十五年(1936)所輯之《明詞彙刊》則僅收二家,其一為釋正岳之《豁堂老人詩餘》(《全明詞》闕收此家),其二為釋澹歸之《徧行堂詞集》。釋正岳詞共十八闕,有關其人其詞,前人研究均未嘗及之。本文擬對釋正岳其人其詞作全面而深入之探討,以期揭示其詞之思想意義與文學價值,並誘發今人對明僧詞探研之興趣。撰者至盼所為論文能有筭路藍縷之功效,對明僧詞之研究具創發性之影響與貢獻。

**關鍵詞:**明僧詞 釋正岳 豁堂老人詩餘

## 一、前言

1993年8月,余接受臺灣科學委員會延聘,從香港赴臺灣,任教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,其始以“中國古典目錄學”教授諸生。至於研治佛教文學,則實受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法師所啟迪。兩宋僧人詞之研究,民國以還鮮有學人論及之。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曾棗莊教授撰《論宋僧詞》一文,1992年12月發表於《中華文史論叢》第五十輯中<sup>[1]</sup>,可被稱為此方面研究之權輿作品。其時余亦立意繼曾教授之後,深入鑽研宋僧詞,未幾乃於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開設“宋代僧人詞專題”課程,學、教兼進,且期誘發年輕學子之喜愛,壯大宋僧詞研究之隊伍。1996年7月,余撰就《兩宋僧人詞述評——兼論宋僧詞於佛教宣傳上之貢獻》,宣讀於華梵大學主辦之“第十屆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”<sup>[2]</sup>,拙文之發表對臺灣島內學術界研治宋僧詞頗具倡導之功<sup>[3]</sup>。其後余且嘗試研治僧人賦,1999年7月撰就《東晉高僧支曇諦及其賦研究》,宣讀於華梵大學主辦之“第十一屆國際佛教教育文化研

[1] 見《中華文史論叢》第五十輯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2年12月,第173—185頁。

[2] 該文後收入《第十屆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專輯》,1996年華梵佛學研究所編印,第75—94頁。

[3] 自該文刊出後,公立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研究生謝惠清完成《宋代僧人詞研究》碩士論文(1998年度)。謝君來函謂其論文之撰作,甚受拙文之啟迪。又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生張美鈴撰就《惠洪詞研究》(1999年度)、潘梨香撰就《仲殊詞研究》(1999年度),二人之碩士論文,均由余指導。

討會”〔4〕。僧賦之研究論文，千年以來未嘗一覩，余擁篲先驅，則拙文之發表，不惟可填補僧賦研究之空白，論其筆路藍縷之功效，自信亦可得與曾教授《論宋僧詞》後先輝映矣。明代僧人詞，傳世者甚少，近人趙尊嶽所輯《明詞彙刊》僅收二種，其一為釋正岳《豁堂老人詩餘》，另一為釋澹歸之《徧行堂詞集》〔5〕。因囿於篇幅，茲先就釋正岳其人其詞進行研究，撰成論文；至釋澹歸及其作品，今人已有研治之者〔6〕，故暫不及云。

## 二、釋正岳之生平及其他相關資料

釋正岳，《明史》無傳。趙尊嶽《明詞彙刊》於《豁堂老人詩餘》後附有《識語》，所記正岳生平事迹云：

正岳字豁堂，仁和郭氏子。出家靈隱，法藏說法淨慈，作頌往呈，遂承印證。壬辰，主三峰席。歷主靈隱、淨慈，退居普寧。示寂，預刻時日。至期，作《辭世偈》，擲筆而逝。或云豁堂，徐姓，名繼恩，武林名士，國變後為僧。嘗云：“人非金石，立見消亡，不若逃形全真，自游方外。”著《同凡草》，王新城目為湯惠休、帛道猷之流。亦工書能畫，山水筆意蒼秀。此則自《同凡草》卷九逸錄者也。丙子仲冬，高梧校餘並識。

案：丙子，民國二十五年（1936）；高梧，趙尊嶽字。尊嶽《識語》所載正岳生平極簡略，不足借以知人論世。至謂正岳“徐姓，名繼恩”云云，則應有錯誤，容辨於後。考喻謙字味庵於民國十二年癸亥（1923）夏四月編就《新續高僧傳》，其書卷二十二《習禪篇》第三之十二有《清錢塘淨慈寺沙門釋正岳傳》，載：

釋正岳字豁堂，亦號隨山，姓郭氏，仁和人。夙秉異姿，不近著膩。長無俗緣，息絕塵念。落髮秉戒，三德同具。絜己親師，積功幼學。博通世典，綜貫三乘。匯衆派以同流，悟大化之無盡。力崇正法，見推耆宿。參三峰於淨慈，略呈所見。三峰曰：“依識解為超生死根（本），猶北適南轅，我無此逐日長進之禪。”自是頂伽脫盡，晴翳消除，自甘澹泊，智刊情亡。一生蕭散，不接權貴。蘆花泛月，響震魚龍；屐齒登山，春歸奚錦。迨廢宗之註誤，至法席之零丁。運屬明夷，咎來无妄。從容就逮，振錫圓門，勸化無方，感悟羈囚，道幽益顯。化火宅之凶燄，來徒役之皈依。鬼神呵護，頓見吉祥；天龍迴翔，永圍法座。紳衿崇仰，檀越追蹤。頻來問訊之書，更滿入山之屨。岳迺觀白雲以高卧，侶浮鷗而賦詩。一任蘆廬之化，永矢物外之情。方擇地以終休，意泊然而委順。以康熙庚戌七月二十日示寂，壽七十四，臘五十五。所著語錄、拈頌、啟疏、詩偈、雜著若干卷，得法弟子十有五人。建塔於慧日峰左，名曰宏濟。越明年，其徒戒青為之《行狀》，乞馮溥銘焉。文詞華麗，見於《寺志》。

正岳既以康熙（九年）庚戌（1670）示寂，壽七十四，則其生歲應在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丁酉

〔4〕 該文後收入《第十一屆國際佛教教育文化研討會專輯》，1999年華梵大學出版部編印，第287—298頁。

〔5〕 2004年1月，中華書局出版由饒宗頤教授初纂、張璋教授總纂之《全明詞》，凡六冊，內收釋澹歸（即金堡）、釋本晝、釋超華、釋超直、釋大汕、釋道源、釋梵琦、釋涵初、釋濟日、釋妙聲、釋如曉、釋無可、釋原詰、釋真慎、釋仲光，共十五家，較趙尊嶽《明詞彙刊》所收為多，惟獨缺釋正岳《豁堂老人詩餘》，至可異也。

〔6〕 近人研治釋澹歸及其作品，有洗玉清《談澹歸和尚》，載《藝林叢錄》第九編，香港商務印書館印行，第446—451頁；于今《澹歸著作補談》，載同書452—454頁。另余指導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研究生王楚文，曾撰就碩士論文《明季僧人釋澹歸及其詞研究》（2004年度），未出版。

(1597),下逮永明王永曆十五年辛丑(1661)明室之亡,正岳已六十有五,是則喻謙《新續高僧傳》稱正岳為清人,殊未允當。至尊嶽《識語》所述正岳生平則殊簡略,蓋未嘗檢考《新續高僧傳》之《釋正岳傳》,趙氏失之眉睫,亦可惋矣。

有關正岳之生平資料,《古今圖書集成·博物彙編·神異典》第一百九十四卷《僧部·列傳》七十《明》六“正嵩”條載:

按《浙江通志》:“正嵩字谿堂,金陵郭氏子。明初,其祖以軍功授杭州衛指揮,遂家焉。七齡即絕葷。十歲喪父,依靈隱剃染禮,補陀作偈,有‘善才參後無童子,更二千年我一人’之句。參淨慈三峰漢和尚,聞靜板聲有悟。後嗣橫山一默禪師,駐足南屏,預言逝期。至日,沐浴更衣,命侍者出視日晷,云:‘正午。’遂跣趺書偈,擲筆而逝。弟子葦庵、恒觀等為建塔於永明壽塔之右。師,生穎敏,兼通儒釋。所著詩文、偈頌、語錄若干卷,行於世。”

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列正嵩(即正岳)為明人,甚確當。至其所引《浙江通志》以記正嵩事迹,其中資料有《新續高僧傳·釋正岳傳》未嘗道及者。

今人比丘明復《中國佛學人名辭典》“正岳”條載:

正岳 (清)比丘,字谿堂,號隋山,又號菽庵、耦餘、耦漁,晚號南屏隱叟,仁和郭氏子。明萬曆二十五年(1597)生。七歲知茹素。十歲捨入靈隱寺充行童。十五謁無盡祖燈禪師於天台,師大奇之。更遍參憨山、達觀諸尊宿,皆以為玄奘知達之流亞,讚歎勉勵而遣之。後謁三峰法藏於淨慈,問答次,藏訶曰:“此皆依識解卜度,正為生死根本,以是求禪,猶北適而南轅也。我這裏無此逐日長進底禪。”岳聞大愧,提撕七晝夜,於靜板聲中,疑礙忽消,藏公為之印可。迨後橫山宏成以久秘衣珠,晚嘆乏嗣,或以告岳,岳悽然師事之,人以之比美迦葉、阿難之付授。尋出主臬亭顯寧,後遷主靈隱,繼席淨慈。康熙五年(1666)罹誣被逮,轉讞江寧。岳於獄中說法,吏囚盡為所化。次年(1667)冬,事白獲釋,歸居淨慈普寧村院。以九年(1670)七月預示寂時,屆期無疾,起居如恒,集眾付囑,自撰《掩龕偈》而化,壽七十四。有語錄著行世。

《中國佛學人名辭典》謂正岳“字谿堂,號隋山”,實乃“谿堂”、“隨山”之筆誤,校之《新續高僧傳·釋正岳傳》,則悉其訛誤顯明。惟《辭典》所載,亦有足補前引資料之闕遺,並可相互參證者,故特與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所記一併彙錄,是於知人論世不無小助焉。

### 三、釋正岳與徐繼恩非同一人

趙尊嶽撰《谿堂老人詩餘》識語有“或云谿堂,徐姓,名繼恩,武林名士,國變後為僧”之說,惟正岳與徐繼恩絕非同一人。繼恩,明、清《史》均無傳。毛奇齡《西河集》卷一百九《塔誌銘》有《洞宗二十九世傳法五雲偃亭淨挺禪師塔誌銘》,中云:

公名淨挺,號偃亭,即仁和徐世臣也。世臣諱繼恩,別字逸亭。十歲能文。天啟中,魏監亂政,惡之,作《宦者論》。稍長,補諸生,擢茂才異等,壬午副榜。福王時,舉明經,首公。公為文刺馬士英,士英怒,趣官旗逮公,大行陸培爭之。當是時,公聲稱藉甚,四方士過杭者,爭造公,巷為之滿。先是文社大起,婁東張溥、漳浦黃道周並屬公領袖。公為社名登樓,又名攬雲,聚臨安名士於其中,主東南壇坵凡三十年。至是焚書埋筆札,鬻

殺市盆簞漿酪間，或鞵馬牛之皮，與靴者雜作。方伯張君就見之不得，請以百金為公壽，峻拒之。惟門徒日來，遠近從游者僦隘巷居。諸暨錢孝廉執贄，請講《易》，公倚市門口授之去。既而嘆曰：“吾生時，吾母夢老僧，幡然杖於堂。吾昔昔見夢亦如之，此豈吾前因哉？”西湖愚菴受洞宗法，公與之游，有契，遂落染，設三壇淨戒，時年四十七。初居花塢，錢塘令張君建精舍河渚，名雲溪，嚴侍郎迎公居之。禾中資聖寺，名刹也，歲歉，生徒皆饑。公應請之禾，躬持鉢乞米，飯僧凡三年，全活萬衆。去之武塘，修武塘慈雲寺。初建鶴勒庵於北部，說《楞嚴》其中。時設大戒，夜夢伽藍神乞戒，易衣謝，乃以雲門顯聖為洞宗中興祖庭，自萬曆乙卯逮今閱五十餘年，凡嗣其法者輪居之。越中士大夫交章迎公，住三年，增飯僧田畝；特建祖堂，供曹溪洞山列代諸祖於其中，然後退居雲溪，受諸方之請。魏君副使舊有澹園，供佛養公；而錢君學使特構綠谿園，兼市全《藏》，為公翻閱地，公應之。公以為生平稽古讀聖賢書，將以天下為己任，而既以不克，徒託此優游以潛消其壘塊不平之氣，即與浮湛傭販何異？且是亦有道，吾將借是為見道之具，而大擴其教而集之成，以示吾儒者之有用。因內極其奧，外極其象，舉西來至今意言俱盡者，而合三幡四諦而並運之，以為摩騰以來特達之業，而惜其以蓋代之才而出於是也。曩時，西湖諸禪刹皆有知識，而宗派所垂，各具妙衍。惟天竺雲峰在隋時為真觀道場，願其後中落，源流歇絕。雖子儀、辨才偶然知名於吳越王時，及趙宋元豐、慶曆之間，而曠席既久，且殿宇亦稍燬矣。士大夫迎公者道路相望，本欲徵公作振興之計，而公亦慨然以恢復自任。及入其門，無殿，獨一毘盧觀音像，金鑄，長一丈六尺，露處其中。公乃居雲峰，建大殿，金輪、寶櫃，次第完具；然後樹齋房，設僧寮、鐘鼓、幢幔，置諸所應有。期年工成，時年已七十。乃於甲子年九月二十二日說《辭世偈》，更衣。越二日，端坐而逝。嗚呼，公遂以僧歸矣！……公生於萬曆四十三年十月四日，卒於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，世壽七十，法臘二十四。所授法弟子智琮等三十人。

據毛奇齡《塔誌銘》所載徐繼恩事迹，知與釋正岳生平殊不相類，而二人之生卒年亦大相逕庭。繼恩生於萬曆四十三年(1615)，卒於康熙二十三年(1684)；正岳生於萬曆二十五年(1597)，卒於康熙九年(1670)。是則正岳較繼恩早長十九歲，而其卒歲亦在繼恩前十四年也。由此觀之，趙氏《識語》“或云豁堂，徐姓，名繼恩”之說，應屬流俗傳聞失實之言，殊不足取信。

#### 四、釋正岳之《豁堂老人詩餘》

《明詞彙刊》所收《豁堂老人詩餘》，凡詞十八闕。其中使用《點絳脣》詞牌以填詞者佔十闕，另《西江月》、《南鄉子》、《黃鶯兒》、《木蘭花慢》、《漁家傲》、《臨江仙》、《滿庭芳》、《念奴嬌》各一闕，是正岳乃喜用《點絳脣》以填詞者。梁江淹《詠美人春遊詩》云：“江南二月春，東風轉綠蘋。不知誰家子，看花桃李津。白雪凝瓊貌，明珠點絳脣。行人咸息駕，爭擬洛川神。”《點絳脣》調名殆取此。正岳喜填此調，其心中別有懷抱耶？

《豁堂老人詩餘》十八闕詞，其中最為後世稱道者乃《點絳脣·湖歌》一首。清人張德瀛《詞徵》卷六“豁堂和尚詞”條載：

淨慈豁堂和尚，工詩與書、畫。性喜遊覽，嘗畫一漁艇於竹樹下，曖曖漠漠，煙水一灣，題一詞其上：“來往煙波，十年自號西湖長。秋風五兩，吹出蘆花港。得意高歌，

夜靜聲初朗。無人賞，自家拍掌，唱得青山響。”見李介立《天香閣隨筆》，詞極俊爽，王蘭泉編《明詞綜》，惜未收入。

張氏《詞徵》所引豁堂和尚之詞，即《點絳脣·湖歌》也。惟《明詞彙刊》所收此詞，其“十年”作“平生”，“秋風五兩”作“輕風小槳”，“吹出”作“盪出”，“聲初朗”作“聲偏朗”，“青山”作“千山”，其所措語均較《詞徵》為長。

清人查禮《銅鼓書堂詞話》“武林一老僧詞”條亦載：

“來往煙波，此生自號西湖長。輕風小槳，盪出蘆花港。得意高歌，夜靜聲偏朗。無人賞，自家拍掌，唱徹千山響。”茂州陳時若大牧最喜歌此調，云武林一老僧所填《點絳脣》也，忘其名。余聞之，輒錄出。往復詠歎，音調超絕。噫！此亦紅薑老人之儔匹也。

《銅鼓書堂詞話》所言“忘其名”之“武林一老僧”，即正岳也。《新續高僧傳·釋正岳傳》記正岳“參三峰於淨慈”後，“自是頂伽脫盡，睛翳消除，自甘澹泊，智刊情亡。一生蕭散，不接權貴。蘆花泛月，響震魚龍，屐齒登山，春歸奚錦”。是正岳所撰之《點絳脣·湖歌》，正記其蘆花泛月事也。《銅鼓書堂詞話》載此詞，“平生”作“此生”，“唱得”作“唱徹”，其修辭潤色之功，勝《明詞彙刊》所載者一籌矣。

正岳另有《點絳脣·山曲》一闕，其風格之俊爽，音調之超絕，媲美《湖歌》。其詞云：

流水高山，鍾期去後絃應絕。腰鎌彎月，獨扣錚錚鐵。截斷紅塵，四顧行雲歇。還高揭，渾忘音節，響迸青山裂。

此闕首二句用俞伯牙、鍾子期故事。子期死，伯牙終生不復鼓琴，故此詞乃有“鍾期去後絃應絕”之語。然正岳仍不能效伯牙之絕弦，猶獨扣其腰間如彎月之鎌刀，強作錚錚之鳴者，蓋有待後世知音之清賞也。結處豪氣干雲，音聲亢絕，較之蘇、辛，殊無慚色。

釋子之為人多敝履名利，知足常樂，故僧人詞作亦常宣傳此旨。余前撰《兩宋僧人詞述評》，嘗就晦庵《滿江紅》“膠擾勞生”一闕有所申述〔7〕。釋正岳有《點絳脣·四樂詞》四首，次第以言漁、田、隱、樵四家之樂。其第一首云：

沐邑湯池，榮封只願求漁戶。兒孫祖父，累代班鳩鷺。宦海恩波，未有無風處。收綸住，鱸魚美處，骨肉相歡聚。

此言漁家之樂。首句之“湯池”即溫泉，典出李白《安州應城玉女湯作詩》“神女沒幽境，湯池流大川”。本詞言漁戶雖“兒孫祖父，累代班鳩鷺”，生活極為澹泊，然幸能脫離“宦海恩波”，獲得“骨肉相歡聚”。至謂日夕得以品嘗鱸魚之美，尤屬人生樂事也。

正岳另有一闕《點絳脣》，亦吟詠漁家知足常樂者，其詞云：

燕翼鴻私，自欣魚水相吹煦。所求有數，傍好收飄布。換酒村灣，曬網斜陽樹。

〔7〕 晦庵《滿江紅》詞云：“膠擾勞生，待足後，何時是足。據見定，隨家豐儉，便堪龜縮。得意濃時休進步，須知世事多翻覆。漫教人，白了少年頭，徒碌碌。誰不愛，黃金屋。誰不羨，千鍾祿；奈五行不是，這般題目。枉費心神空計較，兒孫自有兒孫福。也不須，採藥訪神仙，惟寡欲。”余嘗評此詞云：“此詞主旨在結處‘惟寡欲’三字。寡欲則不會妄生貪念。蓋佛教徒重五行，不重當世之富貴；修淨土，不修即世之長生。五行者，非儒家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之謂，亦非術數家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之謂。佛家之五行，一布施行，二持戒行，三忍辱行，四精進行，五止觀行。此詞云：‘奈五行不是，這般題目。’乃惋惜世人不知修五行，而只知道追求黃金屋、千鍾祿也。”

芙蓉露，不辭滿注，醉倒垂楊渡。

此闕與前首同一意趣。首句“燕翼鴻私”，“燕翼”，語出《詩經·大雅·文王有聲》之“詒厥孫謀，以燕翼子”，言善爲子孫籌謀也。“鴻私”，鴻大之私恩也。典出唐虞世南《和幸江都應詔詩》之“鴻私浹幽遠”；另唐章懷太子李賢《請修書表》“伏乞俯從微願，特降鴻私”，亦用此意。讀此詞上闕，其“所求有數，傍好收颿布”句，知足之情可悉；下闕“芙蓉露，不辭滿注，醉倒垂楊渡”，則怡然之樂可觀。全篇意在揭示詞僧不慕榮利，崇尚自然之高尚情操，斯亦本詞主旨所在。

《點絳脣·四樂詞》第二首云：

鐵券銅符，分茆願得躬耕處。太公尚父，當日稱強富。深壑藏舟，一夜都偷去。  
空封錮，一場笑具，落得供譚助。

此言田家之樂。首、次兩句已點出此詞之意旨。全篇多處運用典故，風格與上述二詞迥然不同。“鐵券”即鐵契，得之可以免死；“銅符”即銅虎符，獲之可以調兵。二者乃代表特權或權力之所在。“分茆”即分茅，古時分封諸侯，每用白茅裹土以册受封者，象徵土地與權力之授予。詞人之意，寧捨鐵券銅符，不求分茆胙土，而其所願得者乃躬耕南畝，守拙田園。蓋以昔者太公稱尚父，齊國富強<sup>[8]</sup>，然轉眼煙霞，浮雲幻化，當時之盛，如今安在哉！下闕典出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，以喻名利權勢易爲人所奪，不可終保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云：“夫藏舟於壑，藏山於澤，謂之固矣！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去，昧者不知也。”斯乃此詞用典所在。

《點絳脣·四樂詞》第三首云：

霸越吞吳，五湖一葉乘風去。功高不據，豈羨陶朱富。舜執堯鞭，自得牛羊趣。  
人雖故，如今猶慕，願鑄黃金塑。

此言隱者之樂。范蠡助勾踐平吳霸越，其後功成身退，輕舟浮五湖以隱。《國語》卷二十一《越語》下載：“遂滅吳，反至五湖，范蠡辭於王曰：‘君王勉之，臣不復入越國矣！’王曰：‘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？’對曰：‘臣聞之：爲人臣者，君憂臣勞，君辱臣死。昔者君王辱於會稽，臣所以不死者，爲此事也。今事已濟矣，蠡請從會稽之罰。’王曰：‘所不掩子之惡，揚子之美者，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。子聽吾言，與子分國；不聽吾言，身死，妻子爲戮。’范蠡對曰：‘臣聞命矣！君行制，臣行意。’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，莫知其所終極。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<sup>[9]</sup>，浹日而令大夫朝之。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，曰：‘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，使無終沒於越國，皇天后土、四鄉地主正之。’”此詞用典殆本此。至“舜執堯鞭，自得牛羊趣”二句，則或由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“堯乃賜舜絺衣與琴，爲築倉廩，予牛羊”諸語運化而成也。

《點絳脣·四樂詞》第四首云：

畫出青山，人間何福能遭遇。天生交付，只有樵家住。爲訪幽蘭，腳底生雲霧。  
無媒路，超然獨步，直到天高處。

此言樵者之樂。上片寫青山如畫，點出樵家居處之美。元人蒲道源《題錢舜舉〈烟江疊嶂圖〉

[8] 《史記》卷三十二《齊太公世家》第二載：“（周）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，封師尚父於齊營丘，東就國。……太公至國脩政，因其俗，簡其禮，通商工之業，便魚鹽之利，而人民多歸齊，齊爲大國。”是太公治齊而致富強之證。

[9] 《國語》韋昭注：“以善金鑄其形狀，而自朝禮之。”此詞末句“願鑄黃金塑”，典出此。

詩》有句云：“幽巖梵宮半隱見，老樹樵舍相迷藏。”或可得其恍惚。下片寫攀山訪蘭，其“無媒路”<sup>[10]</sup>，超然獨步，直到天高處”數語，讀之有睥睨古今宇宙之感。

正岳所填《點絳脣》，其中有二首乃抨擊稅役之繁苛者。此正可反映晚明政治之腐敗，統治者對百姓之盤剝，蓋詞僧雖出家，而仍未能忘懷世情，故有斯撰。其詞云：

瘠石髡林，年來未免加徭賦。何爲巢父，不逐谿流去。惟祝山靈，早晚還呵護。  
青松樹，不傷歲暮，顏色常如故。

食力聊生，世居廡下充傭僱。擲金不顧，揮鏹耕何倨。稅役雖繁，尚免勞征戍。  
衣堪絮，新漿盈瓠，一醉忘諸慮。

“瘠石髡林”，仍“未免加徭賦”，可見其盤剝之苛；而詞僧須借“新漿盈瓠”，以求“一醉忘諸慮”，可見其憂世之重。正岳之悲世情懷，及其不滿稅役之繁苛，昭然若揭矣。此二詞仍好典故。巢父，晉皇甫謐《高士傳》載：“巢父者，堯時隱人也，山居不營世利，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，故時人號曰巢父。”“擲金不顧”二句指管寧。劉義慶《世說新語·德行》第一載：“管寧、華歆共園中鋤菜，見地有片金，管揮鋤與瓦石不異，華捉而擲去之。”巢父不慕名，管寧不好利，故詞僧高之，或正岳用巢、管以自況耶？

《豁堂老人詩餘》中亦有詠物佳構，其《西江月·洞簫》云：

聲碎一枝碧玉，指寒十箇青葱。口脂滴破杜鵑紅，嫠婦驚回孤夢。月悄兩三更後，風清二六樓中。嗚嗚吹澈彩雲空，望斷天邊雙鳳。

此詞寫美人吹洞簫，刻意摹描，筆觸細膩之極。至簫聲之哀怨感人，則可於“嫠婦驚回孤夢”、“嗚嗚吹澈彩雲空”二句見之。而結以“望斷天邊雙鳳”，用表傷懷念遠，憂思無窮，是全首以詠物始，而以言情終也。

另一首詠物之作，爲《南鄉子·柳絮》，其詞云：

新翠染峰尖，雪到清明尚撒鹽。却憶章臺眉黛淺，纖纖，忽地吳霜點鬢簷。入暮復穿簾，撩得春愁似海添。空惹灞陵離客思，厭厭，和雨和烟滿地沾。

此詞借詠柳絮以抒寫離情，其運字遣詞之細膩處，有如前闕。全首多所隸事是其特色。“撒鹽”句，用《世說新語·言語》第二“撒鹽空中差可擬”事<sup>[11]</sup>；“章臺”句，用唐許堯佐《柳氏傳》所記韓翃與姬柳氏事<sup>[12]</sup>；“吳霜”以喻白髮，用李賀《還自會稽歌》“吳霜點歸鬢”事<sup>[13]</sup>；“春愁”句，用秦觀《千秋歲》“春去也，飛紅萬點愁如海”事<sup>[14]</sup>；“灞陵”句，用李白《憶秦娥》“秦樓

[10] 此詞“無媒路”一語，典出唐崔曙《送薛據之宋州》詩“無媒嗟失路，有道亦乘流”句，惟正岳詞反用其意，謂無須人導引也。

[11] 劉義慶《世說新語》上卷《言語》第二載：“謝太傅寒雪日內集，與兒女講論文義，俄而雪驟，公欣然曰：‘白雪紛紛何所似？’兄子胡兒曰：‘撒鹽空中差可擬。’兄女曰：‘未若柳絮因風起。’公大笑樂。”即此句之本事。

[12] 李昉《太平廣記》卷四百八十五有許堯佐撰《柳氏傳》。略謂：唐韓翃有姬柳氏，以艷麗稱。韓獲選上第，歸家省親，柳留居長安。安史亂起，柳出家爲尼。後韓爲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書記，使人寄柳詩曰：“章臺柳，章臺柳，昔日青青今在否？縱使長條似舊垂，亦應攀折他人手。”柳爲蕃將沙吒利所劫，侯希逸部將以計奪還歸韓，後遂以“章臺柳”形容窈窕之美女。

[13] 李賀《還自會稽歌》云：“野粉椒壁黃，濕螢滿梁殿。臺城應教人，秋衿夢銅鞮。吳霜點歸鬢，身與塘蒲晚。脈脈辭金魚，羈臣守屯賤。”後遂以吳霜喻白髮。

[14] 秦觀《淮海居士長短句·千秋歲》云：“水邊沙外，城郭春寒退。花影亂，鶯聲碎。飄零疏酒盞，離別寬衣帶。人不見，碧雲暮合空相對。憶昔西池會，鵷鷺同飛蓋。攜手處，今誰在？日邊清夢斷，鏡裏朱顏改。春去也，飛紅萬點愁如海。”

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傷別”事<sup>[15]</sup>。惟寫來一片神行，空靈運轉，其爐鞴鎔鑄之妙，令人擊賞，此絕非獯祭鈍機者所能逮也。

正岳之詞有三首乃記述交游生活者。其《黃鶯兒·村居訪友》云：

清和村落黃昏舍。墨著陰濃，玉研光新，黯然銷魂，一燈微射。深院鎖薔薇，隔岸敲桑柘。主人欲睡還停，却喜相逢，如夢翻訝。無價。天地兩閒人，風月雙清夜。有如爾我，方外交游，古今不堪上下。但莫負白鷗盟，免被黃鸝罵。從此來往谿山，晚境甘於蔗。此寫黃昏後訪友。“深院鎖薔薇，隔岸敲桑柘”二句，村居景色如繪。“白鷗盟”喻共同退隱<sup>[16]</sup>，“黃鸝罵”喻永不言離<sup>[17]</sup>，故結以“從此來往谿山，晚境甘於蔗”，與上二句配合，真天衣無縫也。是則正岳與友兩人志同道合，共相往還，友誼之篤，至老不衰，於斯可觀。

其《木蘭花慢·書戴南有冊》云：

記龍門舊里，見花竹，滿庭除。喜中有少年，熱腸負節，大略觀書。別後，風塵燕市，近秋□忽地憶鱸魚。始悔馮生彈鋏，□□墨子回車。如今，一夢十年，餘萬事，總成虛。幸不似潘郎，身猶未老，鬢已先疏。却願，二三道義，問人生不樂復何如？若肯飯疏飲水，時過陋巷荒居。

上片由龍門舊里認識戴南有寫起。“熱腸負節，大略觀書”，乃寫南有少年情狀，固與常人有所不同者。繼寫其十年風塵燕市，遠離故里，及近始還歸。“憶鱸魚”用張翰事<sup>[18]</sup>，“馮生彈鋏”用馮諼客孟嘗君事<sup>[19]</sup>，“墨子回車”用墨翟不臣事如商紂之暴君事<sup>[20]</sup>。均用以描述南有為人格之高尚，而處事能見微知著也。下片寫其歸里後情事。“潘郎”數句，反用潘岳事<sup>[21]</sup>，以言其“身猶未老”。“飯疏飲水”，用孔子事<sup>[22]</sup>。蓋正岳欲以安貧樂道之精神與南有

[15] 李白《憶秦娥》詞云：“簫聲咽，秦娥夢斷秦樓月。秦樓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傷別。樂遊原上清秋節，咸陽古道音塵絕。音塵絕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。”見黃昇《唐宋諸賢絕妙詞選》卷一。灞陵即灞陵，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東，漢文帝葬於此，乃古時離別之所。

[16] 與鷗結盟為友，以喻隱退。陸游《劍南詩稿》卷五十一《夙興》云：“鐘已樓頭動，燈猶帳外殘。霜濃愁枕冷，病起覺衣寬。鶴怨憑誰解，鷗盟恐已寒。君恩等天地，應許納微官。”亦用此典。另喻謙《新續高僧傳·清錢塘淨慈寺沙門釋正岳傳》謂：“岳迺親白雲以高臥，侶浮鷗而賦詩。一任蓬廬之化，永矢物外之情。”與此詞意境同。

[17] 黃鶯即黃鸝。唐孟榮《本事詩·情感》載：唐詩人戎昱與一官妓情誼甚厚，時韓滉欲召置籍中，昱不敢留，作歌詞贈妓，使於筵上歌之。其詞曰：“好去春風湖上亭，柳條藤蔓繫離情。黃鶯久住渾相識，欲別頻啼四五聲。”滉聽後感動，命與妓百緡，即時歸昱。“免被黃鸝罵”句喻永不分離，疑典出此。

[18] 《世說新語》卷中《識鑒》第七載：“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，在洛，見秋風起，因思吳中菰菜、蓴羹、鱸魚膾，曰：‘人生貴得適意爾！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？’遂命駕便歸。俄而齊王敗，時人皆謂為見機。”季鷹，張翰字。“憶鱸魚”句，典出此。

[19] 《戰國策》卷十一《齊》四載：“齊人有馮諼者，貧乏不能自存，使人屬孟嘗君，願寄食門下。孟嘗君曰：‘客何好？’曰：‘客無好也。’曰：‘客何能？’曰：‘客無能也。’孟嘗君笑而受之，曰：‘諾。’左右以君賤之也，食以草具。居有頃，倚柱彈其劍，歌曰：‘長鋏歸來乎？食無魚。’左右以告。孟嘗君曰：‘食之比門下之客。’”典出此。

[20] 鄒陽《獄中上書自明》云：“臣聞盛飾人朝者，不以私污義；砥厲名號者，不以利傷行。故里名勝母，曾子不入；邑號朝歌，墨子回車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，籠於威重之權，脅於位勢之貴，回面污行，以事諂諛之人，而求親近於左右，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，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！”典出此。

[21] 潘岳《秋興賦》云：“余春秋三十有二，始見二毛。”李善注：“《左氏傳》：‘宋襄公曰：‘不禽二毛。’”杜預曰：“二毛，頭白有二色也。”後遂以“潘鬢”謂中年鬢髮初白。史達祖《齊天樂·白髮》詞有云：“秋風早入潘郎鬢，斑斑遽驚如許。”亦用此典。

[22] 《論語·述而》第七載：“子曰：‘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！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’”《正義》曰：“此章記孔子樂道而賤不義也。”

共勉，故此詞乃書諸冊，以期永志。

第三首乃《漁家傲·一畝田僧舍》，其詞云：

日落烟生深巷曲，帖城山影皋亭綠。竹杖敲門香透屋，新炊熟，秋茭正好相留宿。  
閱偏人間天上福，何繇極樂超凡俗。却喜芙蓉花一簇，紅開足，西方有美人如玉。

此首亦寫黃昏訪友。“日落烟生”點出訪友時間，“深巷曲”寫友居之所。“帖城”句，寫周遭景色。其後則續寫造訪、晚膳與留宿。“秋茭”即“秋筴”，乃指用竹篾、葦片編成之纜索。“茭”上“秋”字用以暗點時令，而與下片所描寫之芙蓉花相呼應。芙蓉即木蓮，秋季開花，色有紅白，晚上變深紅，可供觀賞。清梁紹壬《兩般秋雨盦隨筆·芙蓉》載：“嶺南木芙蓉，有一日白花，次日稍紅，又次日深紅者，名曰‘三日醉芙蓉’。”與此詞“紅開足”一語可相參證。結句仍寫芙蓉，而暗用典實。考晉葛洪《西京雜記》云：“（卓）文君姣好，眉色如望遠山，臉際常若芙蓉，肌膚柔滑如脂。十七而寡，為人放誕風流，故悅（司馬）長卿之才而越禮焉。長卿素有消渴疾，及還成都，悅文君之色，遂以發痼疾，乃作《美人賦》欲以自刺，而終不能改。”蓋芙蓉所以喻文君臉際之美色。正岳此詞“西方有美人如玉”句，看似尋常，實暗有所隸事，所用乃卓文君故實也。

《豁堂老人詩餘》十八闋詞中，亦有描摹景色之作，其《滿庭芳·吳江夜泊》云：

一幅江湖，半颿吳會，東南秋色新晴。碧天無際，遙接斷虹明。西望遠山落照，蒼葭外，紫翠交橫。長橋月，清光如水，流出洞簫聲。頻驚。名利客，不禁譙漏，忽滴三更。催松陵驛，鼓未送先迎。空倩道傍楊柳，無情縷，強繫多情。愁無那，良宵頃刻，日出事還生。

吳江即吳淞江，又名松陵江，乃太湖支流之最大者。此詞寫吳江夜泊，景色如繪，氣象萬千。昔柳永《望海潮》寫錢塘風光，有句云：“東南形勝，江吳都會，錢塘自古繁華。烟柳畫橋，風簾翠幕，參差十萬人家。雲樹繞隄沙，怒濤卷霜雪，天塹無涯。市列珠璣，戶盈羅綺，競豪奢。”金主亮讀之，有投鞭渡江之志。正岳此詞與之相角，殊不遜色，耆卿重生，恐亦將讓一頭地也。

正岳另有《念奴嬌·湖居》云：

從生至老，盡人間那有，西湖左右。山繞清波波繞郭，四面屏圍如繡。鞋軟隄蕪，衣輕風絮，要是天成就。若無仙福，也難一日消受。多少得失興亡，煙雲起滅，早被人看透。跨鶴凌空隨羽化，山比梅花更瘦。鷺懶重飛，猿呼堪應，渾未曾忘舊。琉璃界面，簞蹴毘嵐大風不皺。

此闋寫湖居。“山繞清波波繞郭，四面屏圍如繡”，雖不識字亦知為寫景佳句也。此詞蓋正岳暮年入清後所撰，故換頭處感慨殊多。“鷺懶重飛，猿呼堪應，渾未曾忘舊”，似寫猿鷺；然繫以“重飛”、“堪應”，又接以“未曾忘舊”，則其不忘情於前朝，隱然可測矣。結句之“毘嵐”，乃梵語 Vairambhaka 之譯音，意即狂風，正岳自注“大風”。言“簞蹴毘嵐不皺”者，或以喻志意之堅強，擇善之固執，是則正岳胸中潛藏愛國情操，亦曉然可悉矣。

《豁堂老人詩餘》中有二首，審其內容乃明顯為明亡後作者，其《點絳脣》詞云：

南北江山，六朝龍虎稱蹠蹠。誰知牧豎，今日來登墓。強弱如輪，往復何憑據？

丁男簿，若還重募，馬汗同牛污。

首二句喻明之得天下，曾龍蹠虎踞，威耀一時；三、四句喻明亡之速。牧豎登墓云云，所用者乃雍門子周說孟嘗君事<sup>[23]</sup>。換頭處之感喟，乃承上闕而來。結二句則隱諷新朝兵、徭役之重，衡以“強弱如輪”之規律，恐其亡敗亦有似舊朝也。此詞寫來甚見章法，整首一氣呵成，連貫直下，用典不露斧鑿痕，亦勸亦諷，所以為高。

至其《臨江仙·重陽雨》一首，亦屬晚年作品，其詞云：

老幸偷全兵歎後，湖面山頭，且喜還如舊。多刻清閒多刻壽，天公待我何其厚。

知足光陰無不穀，四季三秋，況值重陽候。莫惜臨時風雨又，黃花應帶三分瘦。

上闕寫一己雖苟全性命於亂世，而幸得多閒多壽之喜。下闕寫題面“重陽雨”，乃由李清照《醉花陰》化出<sup>[24]</sup>，然論其藻績之刻畫、感情之細膩，似猶遜易安居士一間也。趙尊嶽《明詞彙刊》書中《〈豁堂老人詩餘〉識語》記正岳嘗云：“人非金石，立見消亡，不若逃形全真，自遊方外。”此詞正反映正岳珍惜人生及避世無悶之思想感情。

## 五、結語

綜上所述，則明僧能詞者較少，遜於兩宋<sup>[25]</sup>，趙尊嶽《明詞彙刊》輯得者僅二家。即增以《全明詞》所收，亦共為十六家。至釋正岳之生平，尊嶽《〈豁堂老人詩餘〉識語》所記，內容疏略，未足借以知人論世。余不得已，姑略徵引《新續高僧傳》、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及《中國佛學人名辭典》所載相關資料，以補其未備。趙氏《識語》又謂：或云正岳即徐繼恩。余則考以清毛奇齡《西河集·洞宗二十九世傳法五雲偃亭淨挺禪師塔誌銘》一文，知其未是。蓋繼恩生於萬曆四十三年(1615)，卒於康熙二十三年(1684)；正岳生於萬曆二十五年(1597)，卒於康熙九年(1670)；兩人生卒年既大相逕庭，而上引資料所記二人生平事迹亦大不相侔也。正岳倚聲之作，傳世者雖僅十八闕，惟題材頗廣泛，其中有揭櫫敝屣名利，而歌詠漁、田、隱、樵四樂者；有抨擊時政，力斥稅役之繁苛暴斂者；有詠物及乎洞簫、柳絮，以抒發其憂思離情者；有記載其交游生活，敘述訪友及友情深篤者；有描摹湖光山色，而於中借題發揮，暗喻愛國情懷者；有哀傷明室云亡，與新朝虐政，而一己則苟全性命避世無悶者。正岳之代表詞作，則為《點絳脣·湖歌》一闕，張德瀛《詞徵》譽為“詞極俊爽”，查禮《銅鼓書堂詞話》則稱其“音調超

[23] 劉向《說苑》第十一《善說》載：“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。孟嘗君曰：‘先生鼓琴，亦能令文悲乎？’……雍門子周曰：‘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一事也。夫聲敵帝而困秦者，君也；連五國之約，南面而伐楚者，又君也。天下未嘗無事，不從則橫。從成則楚王，橫成則秦帝。楚王秦帝，必報讎於薛矣。夫以秦、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，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，必不留行矣。天下有識之士，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。千秋萬歲之後，廟堂必不血食矣。高臺既已壞，曲池既已漚，墳墓既已平，嬰兒豎子樵採薪者，躑躅其足而歌其上，衆人見之，無不愀焉為足下悲之，曰：‘夫以孟嘗君尊貴，乃可使若此乎？’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，承睫而未頹。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，徐動宮徵，微揮羽角，切終而成曲。孟嘗君涕淚汗增歡，下而就之曰：‘先生之鼓琴，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。’”典出此。

[24] 李清照《醉花陰》云：“薄霧濃雲愁永晝，瑞腦消金獸。佳節又重陽，玉枕紗廚，半夜涼初透。東籬把酒黃昏後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消魂，簾捲西風，人比黃花瘦。”正岳詞蓋由此首化出。

[25] 兩宋僧人能詞者，據唐圭璋《全宋詞》所輯，計有壽涯禪師、圓禪師、則禪師、了元、仲殊、淨端、祖可、惠洪、寶月、如晦、法常、晦庵、可旻、淨圓、止禪師、禪峰、元淨、南軒、壩臺寺僧，凡十九家。近周裕鐸撰《全宋詞輯佚補編》，又收宋僧詞計曇穎、惠洪、淨珪、妙崧、慧遠、義青、子淳、正覺，凡八家。除惠洪重出外，則兩宋詞僧共二十六家。周文載華東師範大學2004年2月版《詞學》第十五輯，第250至259頁。

絕”。而其另有《點絳脣·山曲》一闕，寫來亦音聲亢絕，豪氣干雲，足堪比肩。正岳，釋而儒者也。《新續高僧傳》謂其“絜己親師，積功劬學。博通世典，綜貫三乘”；是以腹笥甚富，文筆亦長，為詞好用典實，而無斧鑿痕；然間亦有寫來自然流暢，清逸有致者。其所為詞，豪邁處似蘇、辛，沈鬱處似清照，風格多樣，變化萬千。其寫景之佳構，則與柳永在伯仲間。故論其藝術成就，持較有宋著名詞家，殆不遑多讓。趙尊嶽《惜陰堂明詞叢書敘錄》云：“正岳、今釋<sup>[26]</sup>，皆禪門尊宿，《徧行》、《豁堂》，超仲殊之舉媚，宗風棒喝，林壑清梵，音教所被，同軌緇素。”趙氏謂正岳“超仲殊之舉媚”<sup>[27]</sup>，乃比較二人品性而言；若就詞之成就論，則正岳良難超邁仲殊。然此宋、明兩詞僧之功力，固足堪悉敵也。

2006年5月1日勞動節撰於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

何廣棧，男，臺灣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教授。

[26] 今釋即釋澹歸，撰有《徧行堂詞集》者。

[27] 仲殊字師利，承天寺僧，俗姓張名揮，湖北安陸人。曾預鄉薦，性放誕，其妻嘗投藥食中毒害之，後削髮為僧。尊嶽謂仲殊“舉媚”，殆指此。仲殊嘗與蘇軾往還，工詩詞，有《寶月集》。余據《全宋詞》及《詩淵》，輯得仲殊詞凡七十一闕，存目詞十一闕。宋僧能詞，以仲殊所撰最多。